

14

程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弟五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

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

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

如此後呂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令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之家語曰宓子賤為

單父宰人不忍欺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右

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曰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曰遺之吏既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曰貴於禽獸者曰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曰相親況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
曰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
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
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

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
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

桑今書及東觀
記並言六部

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曰病

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曰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
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曰年老乞骸骨歸

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
年七十餘矣

乃下詔曰前

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王子比干紂殺
之商容殷賢臣

武王入殷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
商容之間表旌顯也閔里門也事見史記

今曰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

戶東觀記續漢書
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復具
謂之襲復曰茂長子戎

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

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

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畱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

令新都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

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曰

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

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

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關如虓虎嬰城言以

城目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

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猗無它技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

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曰招賢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

之賓蘊積也越關阻捐宗族已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怨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為楚所滅遷於下

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

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筭之法曰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

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賄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賄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

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丕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已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

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已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熹

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已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

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

共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音時夜反於

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與恭訣曰所已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已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

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安因上書

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

旻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已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

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

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莫

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今乃已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

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

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

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歸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無禮也

坐踞傲肆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曰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蒼頡篇曰縻牛繯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

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

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

也王弼注云親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二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

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夫曰德勝人者昌曰力勝人者

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

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白山

之難不絕如縲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縲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縲也都護陷沒士卒

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

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

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効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

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曰順天心

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

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曰得失賞賜恩

思

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

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購其渠帥張漢等

率支黨降恭上曰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

平之州郡曰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曰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曰苛察為政因

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

吳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

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曰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曰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曰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

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上逆時氣下

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二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經曰后曰

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言君曰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曰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

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自三月曰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

因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人傷於疫大陵之氣為害

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

之也臣愚曰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曰立秋為

斷曰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曰和刑罰曰清矣初肅宗時斷獄

皆曰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曰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

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

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皆且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

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微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

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莖草根也莖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甲順為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

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

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曰致時雍然從變改曰來

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

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

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曰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可令

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曰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故不巳剛直為稱三年巳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巳兩

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

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常巳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巳魯詩尚書教

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時對策者百有餘

人唯不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

之前書曰司寇一歲則也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

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不

止不聽

學官謂學舍也

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

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

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巳廣游讌事不

可聽詔從不言王曰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

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

續漢書曰

守不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書曰

皆備惟皆備惟明年拜陳畱太守視事二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負時侍中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

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韞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巳

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衣服

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

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

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

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

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

化成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也陛下既廣納謇謇

巨開四聰無令芻蕘巨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既顯巖穴巨求仁賢

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

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鈞

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

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

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

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

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巨病致

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巨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

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偶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

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丘宜反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

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

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

大將軍祭奠也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

延熹八

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常曰為齊之巨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

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曰農里之言少年勉曰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洛陽

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

五年代許訓為太尉

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為酒所加也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

京師曰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

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曰日食策免拜衛

尉光和三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曰日變免又拜永樂少

府遷光祿勳曰先策黃巾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曰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遂音錄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雉也

寬霸臨

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東川宅鳳園
氏書南中

後漢書二十五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子隆

後漢書二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巨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巨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更始立巨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悉分奉祿巨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巨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

郡內已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已

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

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

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耆伐邾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

龜卜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上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巨爾鉤援與爾臨衝巨

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衝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崇侯偁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已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

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

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

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竟豫青

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巨東本備邊塞地接外

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

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

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

長擇之聖慮已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

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

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巨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

可違顛沛猶僵什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

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

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曰股肱康文王曰多士寧

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

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

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

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巨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

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鬢髮厲志白首不衰髮蒼曰鬢髮也髮謂童子垂髮也

實居巨先後王室名足巨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口反古者

選擢諸侯巨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

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

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出入禁門補缺

拾遺臣詩愚戇不足巨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

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

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巨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巨聞十三

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

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巨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

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

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

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

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米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

漢質帝為八卷見行于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

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巨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

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與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巨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

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巨少制眾故尋邑巨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巨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

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巨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

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

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

為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謂闕上書獻鰓魚郭璞注五蒼云鰓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鰓無鱗有殼一面

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鰓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

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巨下降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

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今反隆曉譬曰

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畱隆與

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呂時進兵無呂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

關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呂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

流涕呂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關氏歸漢事發單于使

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鬣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

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

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大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冢呂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呂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

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

孫秩二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

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

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

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

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

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

具呂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騎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

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

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朕曰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

諡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

時祭焉呂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呂從

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公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

怒呂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穀

呂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歛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

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況王音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呂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

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呂不附

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

共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

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

為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呂清行致

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洽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洽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

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

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已薦子者欲令輔國家已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已亂雅頌
 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已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已薦桓譚者望能已忠
 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
 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
 卿者及猶繼也弘當燕見御坐新屏風圖書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
 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
 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
 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已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
 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已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墮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
 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
 愍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曹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也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已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蛇自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

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曰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呂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呂任職取名者豈非先

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

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

為根心者也根猶本也君子呂之得固貴矣呂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已也

祭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呂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

異呂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呂病自免不仕莽朝會

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呂為張掖太守固辭

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

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

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

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呂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

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論章程也斧斤廢而不

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

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

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

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呂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

甚厚東園署名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呂問主簿郭賀賀離席

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

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呂得祿秩也袞職有

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畫為龍龍首袞袞然故言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

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呂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敕

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呂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呂相

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呂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

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

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乃為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為太守鈺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呂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

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呂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

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呂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

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

勤不定帝益呂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黃鉞一下

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巨身試法邪將殺身巨成仁邪使勤奉策至

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

十五年巨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巨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巨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

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巨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

世巨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

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

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見前殿盡日歸病因病喘逆上使大醫寮視賞賜錢帛遂薨帝悼惜

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

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巨順

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

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

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

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

熹已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

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
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

小也禮記曰天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

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

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

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

武關仲伯巨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

怒不聽因巨泥塗仲伯婦面載巨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

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巨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

鄧州內鄉縣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熹見

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巨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

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曰為疑

及奉敗帝得意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

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巨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東

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備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

熹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巨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巨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

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

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

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

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

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

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

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規謀也熹上復緣邊

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

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

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

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

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

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

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

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宣帝時

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視事

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

在本朝并上其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字子盧沛人也

永平五年八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鮑昱為

為大司農

鮑昱姓也音胡佳反

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

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

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弟也見東觀記

舉動方重甚得大

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為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

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

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

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

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

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

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

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

中宗褒顯先帝

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

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

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
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
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
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經
緯之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
而周內之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
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誰毀誰譽如有所舉者
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曰明其等曰史記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
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又置官

選職不必曰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已來當暑而寒殆曰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
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
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鑿齋
夫捷急之對齊天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園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園齋夫從旁
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齋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
文帝曰善遂不拜齋夫為上林令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曰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
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董類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選其任責曰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曰彪行司徒事從行還曰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曰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曰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曰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章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曰事

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曰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

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

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待

眩風疾也瞶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瞶音亡邁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

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

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

陳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

抑不遷曰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

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曰經行知名不應州

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

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

兆尹重曰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通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曰陳蕃

寶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曰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

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疆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

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

曰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淮人庸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太守

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憲政多

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遣使者徵

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

令承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

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

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倚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慕

帝惟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
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得祿奉輒已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

人名小號為稽今江淮人謂二石為一擔稽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立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

三輔曰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祠也理事之吏編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

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尚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

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

鄉黨詢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

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

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

且復諫矣七年已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

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

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已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

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

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子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憧孳者恥不

致丹皆兼功自厲孳與孳同音力直反邑聚相率曰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致丹皆兼功自厲孳與孳同音力直反邑聚相率曰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
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目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自篤
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字遵

孟公柱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二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曰知名欲結

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

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

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練百疋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桓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琊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于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

舉者陷罪丹坐呂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

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呂罰之相

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

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

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呂禮進止朝廷敬之

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

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曰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

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跌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

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呂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

詔曰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

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

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目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曰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妻無食粟之

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矢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

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

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

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

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

諛斯不偽矣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為涼州

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

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觀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初

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遂音七倫反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刃

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

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呂數千之

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

天不愧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呂為持書

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書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

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乎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

首陽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

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

被羣寮知林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

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

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

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呂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

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實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呂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呂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甲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仰漢德基業

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穆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為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

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呂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官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乎郎有好學者輒

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

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宜增科禁呂防其源詔下

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興孔子曰導之呂政齊之呂刑民免而無恥導之呂德齊之呂禮

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

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

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為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呂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譽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饋集呂成臧小事無妨於義

呂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為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呂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

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呂林為王傅

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

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重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

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呂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夫辛膠之言

論曰夫威彊曰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曰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

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曰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

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

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

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

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入陳洮買入關符既

入關封符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乞人也既

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

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

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

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

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腰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

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

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

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

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救曰丹事編署黃堂曰為後

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

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

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曰河南尹范遷有清行

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曰智略安邊匈奴不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曰為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曰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

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

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

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終望曰議曹情願自無終望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

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

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

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

曰此生言是賜良鯁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曰言受進終不肯

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曰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

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曰示

公卿曰前曰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

見前今曰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

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丘長

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希猶瞻也後坐事免復拜

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

鄉里徐子盛者已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

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

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

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

者官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永平

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已示遠宜

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知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已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已冢地妻上書

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縣游散頗受

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已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

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視賑給之常稱疾

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諂將詣門諂詐也既至卒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曰

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白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十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

賜以冠續錄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

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巨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

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真顯則政之善也尚書外郎孫謨之言其賜均義穀

各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

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

舍勅賜尚書祿已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

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曰定

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

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

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

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

宜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獸土鋤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施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曰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

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

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曰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

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尊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

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曰諫爭違旨免官

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

致位上列衣貧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鳥

也孝鳥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

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曰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

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

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

尉獻帝遷都長安曰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

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

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

侯郿音盤李傕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

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歎曰大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曰振窮餓所活

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

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

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

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

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皆

之隙巨成千鈞之讎雁皆解見寶融傳二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

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

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不如早共和

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

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呂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呂義出謂棄郡奔黜吏以租贖也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西漢世鳳皇氏國開年

後漢書二十七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

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

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

倡併優也

簡易不修威儀

而熹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抵擊也音紙

哀平問位不過郎傅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

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

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

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
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
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
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
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
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
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
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
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

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

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

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

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

定躁猶動也謂躁捷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

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

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身力所得皆巨臧界告者

界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綺繡雜絲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吝嫌而置

發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舉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界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巨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方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

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

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巨決

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

蒙詔報不勝憤懣昌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巨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

巨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

也自子貢巨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曰欺惑貪邪誣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

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同之俗語聲象物

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

之臣介冑也冑堉登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

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巨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巨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

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

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巨狹為廣

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

臺所處揚竹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譚

非七啟籍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數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

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巨

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

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

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

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已怒矣可已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已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

巨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

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

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卿韓厥

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卻克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卻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善已

死易生已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

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

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已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

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已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乎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僅三百

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

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牧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無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

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太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

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

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

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

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

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

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

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

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著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

石以諭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齒與赤眉戰死屬東平郡

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華嶠書曰丹死行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宜之子衍因曰計說永曰衍聞

明君不惡切慤之言巨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巨達萬

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

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

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

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程義起兵于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

羌靡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莽篡位貶西南夷太守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陳隆巴蜀沒於南夷莽建國二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

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虛耗也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二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禍罕未解兵連不息聖謂相也連引也刑

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

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

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蠡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極擾前書音義曰駘蹈也今此為駘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

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也皇

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莽未下江兵鄧暉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改定三虎

乃保京師倉鄧暉等乃開武關迎夏始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

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

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

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宗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

亦通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曰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

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勒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遠管仲之字也攘其蠶賊蠶賊食禾稼蟲名論姦盜侵漁也蠶音牟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

可曰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

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

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

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孰

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曰待之故曰德

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曰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備豫未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主人

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曰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

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

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已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已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呂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已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呂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昱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

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善衍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

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孤偃勸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兒于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嗚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一子之義當矣

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襄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螳動社稷顛隕喻衆是忠臣立功

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

以為瑞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

剖即分也奈何舉之巨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

也陘音形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已晏嬰臨盟擬已曲戟不易

止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執鉤其頸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

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戰在脰劔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

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謝息守邾脅已晉魯不喪

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邾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邾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

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解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

虛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為

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而後畔人之聲蒙降城

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已要大利曰賤而必書

莒牟夷已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已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間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夷及防茲來奔昭公二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為

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

已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紆

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

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

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

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

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阨其卒四十萬秦

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延陵邑名

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

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

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

八年樂高作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

侯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于終身之惡已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為二塗而已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已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問者老母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
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
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
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王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
徒已定三輔謂鄧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
地不足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
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
厲臣貪權誘臣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
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
何是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蓋仲由使

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君長

據位兩州加臣一郡衍集鮑承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而河東畔國兵不入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點賊所圍城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

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

抵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

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

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

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訛偽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方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臣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

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舒家在上黨

者祝回為涅縣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

邑悉擊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阮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噉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

自是與邑有隙邑

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蓮巧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

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昌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

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

者晉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

帝曰衍為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

人論功當封巨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巨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巨求見者欲毀君

也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巨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

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意同情合聲比

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感敷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
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行不自量願侯白以衍
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
侯哀憐深留聖心則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巨法繩之
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行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
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
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
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寔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
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
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困冀高世之西歸故郡閉門自
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誠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終



後漢書二十八

馮衍傳第十八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二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
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巨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

之巨法則為罪施之巨德則為功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
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

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
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

待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魏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
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

乃引刃自刎知與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不知莫不流涕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

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巨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
參忠正不

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巨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也同邪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

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

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

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臣救罪尤書奏猶且

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呂為夫人之德不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王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類也東方

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

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

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之

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倣儻草異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

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偃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

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代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

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

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且

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坐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曰

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

北下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鄠鄠二水名周文王

都鄠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坐焉

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坐焉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

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

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

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洲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地理正也九野

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子筆反發軔新豐

今裴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

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之迫訥也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異獨耿介而慕古今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沮

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今親雷同而如

則如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敗也。頹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裴回。今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今孰能觀於無形。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

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名。行勁直已離尤。今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

今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從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

吾黨之唐虞。今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今將已蕩夫憂心。

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

時而消搖。今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今悲六親之日遠。

弟陟九嶷而臨。峩薛兮聽涇渭之波聲。峩薛山一名峩峩。在今三原縣。北峩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顧鴻

門而歔歔。今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今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今齋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齋恨入

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今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今恐餘

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今氣滂淖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今意

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飭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大行之峩峩。今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

蕪穢。今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行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峩峩高大貌。崢嶸深遠貌。歲忽忽而日邁。今壽冉冉其不

與恥功業之無成。今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昔伊尹之于湯。今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今賴虞舜

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今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今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陶謚帝王。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今騏驥絆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今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大也。淮南子曰。

糾騏驥而來千里行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
慄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卑衛賜之阜貨今高顏回之所

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
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

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家語曰地東西為經南北為緯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

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瀾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

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

黍稷三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尺而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耨木為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

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

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

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

子皮之陶為朱公終
身不返是絕迹也
陟龍山巨隄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

情惆悵而增傷
隄猶遙也古字通八
覽河華之決漑兮望秦晉之故國憤

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馮亭以上堂縣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
遂愠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
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各也
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
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
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修遠以周流之類也

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
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
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
荆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
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懣懣而紛紜
紆軫猶盤曲也懣懣猶鬱結也
紛紜猶替亂也懣音普逼反

惟天路之
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惟思也言
思上天之

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
辭云心忡忡而懷惑廣蒼云忡忡禍福未

定也除音它乎反憚音它紺反或作恹恹音丑加反恹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

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陽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

之論
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

事

歌聲 訖問也啟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故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

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欲明文思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

昔三后之純粹 其不能始終純茂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

今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 其不能始終純茂

爭流 詔召也毫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鄆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

揚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 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

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以南可以比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子

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拔周唐之盛德兮拮桓

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

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拮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

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功也

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 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于故皆黜曰

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首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

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

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 聘申叔於陳蔡兮

禽荀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

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

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聖今封臧倉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猶聞也韓子曰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

名側案燧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燧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

今斬白起於長平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惡叢巧**

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

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于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秦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

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者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

謂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

法則兮禍寢淫而弘大謂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援前聖巨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醜女**

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援引也矯正也醜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

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瓠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

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風褻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摘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泓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撫仁**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撫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潘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于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

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日

日

日

日

日

南北瞻瞻陰晦貌也詩曰瞻瞻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反行迷之未遠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蚪以乘駟今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蚪

今六素蚪相伴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

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于梁山竹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伴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

真入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

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畱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

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曰高字意斟慤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

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軻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斟慤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

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于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

林曰潁水涯也慤音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

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

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曰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

之華英天有一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

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

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纂前修之夸

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

楚詞曰纂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行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

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偉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高吾冠之岌岌

今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

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大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

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捷六枳而為籬兮築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具御史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離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

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離與薛芷初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楠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

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攢射干雜蘼蕪兮構木蘭與名符離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術路也

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惚

而莫貴非惜身之炤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蘼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

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炤軻而留滯王逸曰炤軻不遇也衍被攢斥沈淪猶草木之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

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

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

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已散思兮覽聖賢已自鎮嘉孔丘之

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而聞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

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孰貴孰

傍其邊側也破音丘義反史記曰破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間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

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

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

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

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

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

守道與俗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

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于不朽聲芳縣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又

多短衍巨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

畜勝妾悍急兒女常自採井曰老竟逐之遂罔壞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未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嗽嗽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
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築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日抵掌以
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
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
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取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
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誦誦籍籍不可聽聞暴虐
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緣放散冬
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
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將
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
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
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
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
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謂反**不**
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
緊猶屑也金或作乘**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修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

見有二
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
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

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
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學

教麗山下

麗音力之反

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

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是時方平西域呂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
奏置戍已校尉城郭諸國復卒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
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入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爲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平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譽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後義直所已見屈於既往守節故巨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西川屯鳳閣氏蘭印甫

後漢書二十八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

方直常慕史鮑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鮑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

主爵都尉好直諫主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

家馮衛一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

師交通仕官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

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

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任友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

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

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非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淮南子

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巨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導寡人言道者擊鼓喻巨義者擊鐘告巨事者振鐸語巨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

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

各安其宅各田其田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遷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繼緣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繼緣前書音義曰繼緣也

被也緣或作祚也

即位召公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召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

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召人無賢愚

莫不怨姦臣賊子召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

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

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自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雖斷至親召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

三十餘世

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

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權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覺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方今師傳皆召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

召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目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止也言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

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召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

而行擁眾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

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

至迺訖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召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容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

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

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臣防

未然之符臣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係傳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

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襲行天罰所

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

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聽人望為國立功百已承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

事可已承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已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

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

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止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

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召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今何畏何利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目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請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夫未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决

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已忠言至諫希得為用

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豈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鬻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

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已獨

見為明而已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

軍呂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廡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大廟也國動事必先謀於廊廡之所也

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

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呂忠孝顯聞是呂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

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

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肯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眾賢破膽可不慎哉豈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已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呂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軻謂呂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呂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

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呂成其德帝並

不納呂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大中大夫呂病去

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路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

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及初為郡功曹莽呂

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呂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當匈已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

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

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

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

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臣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

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水說下懷賜

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

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

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

多寇暴永已吏人瘳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已控轡人也說苑曰

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

目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已事効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欽要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勃

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欽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俠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碎扶風

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已

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

東南北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已獲罪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惟牛上苟諫冢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

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已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迎

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君君帷幄近臣其已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

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已事新主矣恥已其眾受寵斯可已

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已情

納持正之忤難已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已循道居方已從

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

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

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

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請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

械止宿遂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

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

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壘封尚書今重封唯赦

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

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

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

作方梁石洫

洫渠也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

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曰殷富十七年

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

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已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

國三年有成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

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

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及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

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觀記曰時司

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呂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

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

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

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修起橫舍

橫學

也字又作費

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

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

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迺行

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邳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邳音之目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

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辟發暉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孔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孔

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五莽呂頴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遂

氏焉遂音錄 憚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鬻

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因乃為有 憚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

吏憚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

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曰重任驥亦俛首

裹足而去耳憚曰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 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

月機衡北 舍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

成眾品也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 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 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曰成德愚者逆曰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 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

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 且堯舜不曰天顯自

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曰 陛下何貪非天顯曰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

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曰大逆猶曰憚據經讖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迺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

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 建武三年又至

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迺禮請之上為

將兵長史授曰軍政憚迺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辱不得斷

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惛諫

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

紂至鮪水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曰甲子日至膠鬲行天故能獲天地

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兩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將

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已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

所殘暴已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

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惛恥已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

禮請已為門下掾惛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

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惛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惛歔歔不能言惛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

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惛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已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惛

因而請縣已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請惛曰為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已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

而追惛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已要惛曰子不從我出敢已

死明心惛若不出欲自刺已明心也惛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歎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

訖歎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答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

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

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惛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變

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曰角為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觥音酒思柔觥音古橫反已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已惡為善股肱已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惛敢再

拜奉觥欵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欵意少解曰實欵罪也敬奉觥遂受慙迺

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

於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

曰股肱喜哉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豺虎從政豺虎貪獸曰既

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欵

曰是重吾過也重遂不讎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

憚厚見其言忤欵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欵後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

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

鈞而不足曰舉一羽明足曰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係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異曰挾太山

已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

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也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欵也言欵將曰牛既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

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欵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

日憚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已為人也鳥獸

不可與同群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曰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舜也重華舜字謂

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敬曰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今幸

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之

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道好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已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

武連徵不到

謝沈書曰徵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已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注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破中陰就虞延

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

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

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已萬人

惟憂

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已萬人惟政之共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已繼晷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邪郡

後令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暉迺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恕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后既廢而太子

意不自安暉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

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

春秋之義母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

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帝

竟聽許暉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暉甄異之以為首舉後

坐事左轉芒長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暉不推幼故左遷也

又免歸

避地教授

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人見暉稱仲建暉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對遂殺仲暉故坐免

著書

八篇曰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曰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

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

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

動靜失得即時騎驛

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莫土
肅清三遷何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
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勅莫敢于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曰公
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
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
恣引王莽曰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
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
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曰買公田誹謗
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
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
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
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
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
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
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
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
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謬謬曰昌不曰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
君曰千人之諫
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
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
天下目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目敢犯嚴威
不避夷滅蠲死誓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愆也忠臣盡節曰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
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暉云德
備精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
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優介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徙合浦今廣
州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申屠笑謂初凶後吉也對策鄧暉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蓋山也國號氏國正南

後漢書二十九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三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註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

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

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曰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

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佛竟病篤曰兵屬弟詣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曰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

兄子則不同也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

走昔曰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牛

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

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

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

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王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口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予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

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迺後覺

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已加謂

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呂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

人事則得大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與君子之道何其友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

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

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

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邱惲傳玄包幽室又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雅

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尤武中興必盛明也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入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千段反皇天所已眷

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已

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

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已為諸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

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未失行算度已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或裴回藩屏或躑

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

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

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夫仲夏甲申

爲八魁曆法春二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

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逐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

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爲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

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豈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伎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違圖讖之占衆

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

公之善康叔已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衛君景帝之

悅濟北已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爲淄川王也自更始

已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

疆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敬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于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友國將賞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友
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
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
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

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實胡連之器宗廟之寶也

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

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表

松書口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備神也

自是朝廷災異多自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及內讖一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

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巳亥太白入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

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

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

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不合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其首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

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

蠲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

書彙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曰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構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曰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曰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蘇川屯鳳園
氏雷南甫

後漢書二十上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奉音扶

安帝徵之對策

用友

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

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

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

恥曰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

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

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已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與政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曰凡異所

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木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

咎務消祇悔祇犬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

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涵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

其猶鼓籥已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

愈伏見往年已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

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

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即儉

帝王紀曰盤庚自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曰告諭之今尚書

盤庚三篇是也毫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曰為諸

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

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已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已來陰闇連

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

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日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

也此音鹿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疑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已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覆也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

作易 曰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

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

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

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

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

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

豆為區四區為金四金為鍾也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谷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數切於州郡也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

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察經典覽帝

工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

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悶玄服避舍釋更禱之浦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雖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寒無狀禱已舍濟南郊雨大樹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早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曰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曰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曰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今且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胥診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季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園陵火災故引

之也胥診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

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

實無寒溫此佞人曰便巧仕于世也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曰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曰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之注溫卦曰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

蒙則有地裂如是二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

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已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已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

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

君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

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

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

文皇帝綈袍革鳥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鳥兵木無刀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

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曰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宋

景曰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為君子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可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

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及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

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曰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

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曰聖子成

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曰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下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

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

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參

星下四小星為王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

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

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巨應

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

秋巨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巨鎮撫之

也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大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也宜

巨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

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巨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考効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

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巨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

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巨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陵崩川絕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
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貫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

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容嗟也且

立春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

兵氣宜黜司徒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基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

一節為之十歲也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朱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

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

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

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

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尾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即位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

而豫防之臣日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

三謂黥也剔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且春當剔者管二百當左右指者管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

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

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詰頤日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日致災或改

舊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日實對頤對

日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

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是遵其行令也

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

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

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私曲

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使欲

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係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百三百四歲

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

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呂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

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

善可已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已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已答聖問顛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

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

賢賢人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為楫

聘賢選佐將已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已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

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已致雍熙陛下踐祚已來勤心

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國臣

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

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疇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負則皆懷歸

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

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舍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國隱可也國有道則衣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

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友

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

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曰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

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

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

仁厚之德

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適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

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

自立春已來累經旬

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

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惟幄謂謀謀之臣也

何天戒之數見

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已獲斷金之利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陳輒曰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

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

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

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

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

易曰雷出地奮豫

豫卦坤下震上

坤為地震為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

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

豫作樂之象

雷者所已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

故經曰雷曰動之雨以潤之

易說卦文

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

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之文

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

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

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

雷以冬鳴則歲饑也

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

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

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

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

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尅木故

相賊也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

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

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及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

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

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宮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曰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

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二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

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

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已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

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

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巳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顛言後

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曰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建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

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

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

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

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霤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璿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璿字文理平原人

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瓊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
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增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恃禁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暉捕子而陛下受闡豎之譖乃
禁付苑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瑨音質瑨音晉

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瓊等帝不納而

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

鄧並見族滅梁冀寇孫孫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眾乞死諒已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與已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已

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疑也謂罪有疑者讞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

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丹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也注云蝨斯蚣蝮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蝮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已喻焉禍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內野王山

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表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況之夫人帝王曰為符瑞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已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曰為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曰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威瀉

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已叩樹當有應者已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王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王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於孟於是楚執宋公曰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

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察春秋自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

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大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曰為河者諸侯位也奉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曰書記

異也何曰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

也其經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經音女林反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間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

見太白北方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出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

所召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瓊

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

致太平豈可開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及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

氣已到天皇氣生物
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
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
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濬公過大夫仇牧於
力焉而死申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以任鄙
休未詳何世也為妻常與沈洵於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

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是華公子高好夫似龍而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脯葉公子高見之棄而走五色無主

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

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

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 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尚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也但聲轉耳並 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

浮屠不二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天神遺旨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

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聞狀楷曰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

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後稍見任至於順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闔人也絳侯周勃

宮領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 季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

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楷不正辭理指陳要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表盜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 造合私意

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

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

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日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手吾之道迺青之信也青者生也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

賓客三分之一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

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袖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其言曰陰陽

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

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兒也呪白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

即位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

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曰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

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

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自有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救好巫故君子不曰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傳曰左氏豔而富

其敝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類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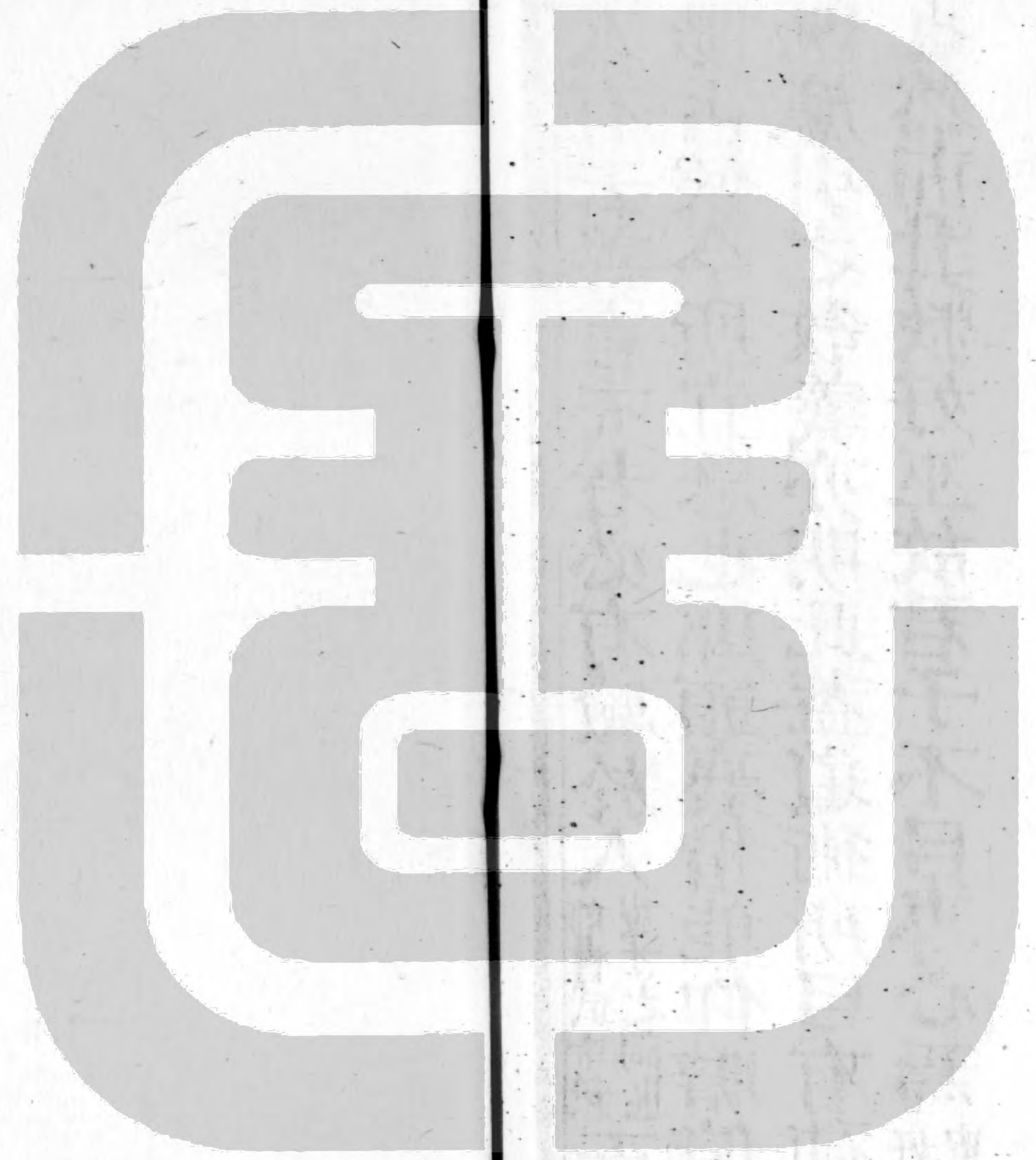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卷之二